

READING  
ING

*Reconstructs*

ME

读书毁了我

王强 著

文  
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Horizon

READING *Reconstructs* ME

# 读书毁了我

王强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 读书毁了我

王强 著

出品人：姚映然  
特约策划：草鹭文化  
责任编辑：贾忠贤  
营销编辑：雷静宜  
装帧设计：梁依宁

出品：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

出版发行：上海人民出版社

印刷：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制版：上海碧悦制版有限公司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8.75 字数：165,000 插页：2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59.00元

ISBN：978-7-208-15003-4 / I·169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书毁了我 / 王强著.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ISBN 978-7-208-15003-4

I. ①读… II. ①王…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18880号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52187586

文  
景

---

Horizon

## 序一

# 追求王强

沈昌文

王强是英语专家，才情出众；提到所谓“追求”，大家一看，所指为何，心知肚明。不过由我这衰老不堪的老头说出来，却还应另有别解。对我来说，算是早已通了上海洋泾浜英语，“生发油买来买去”六十多年前已说得滚瓜烂熟。今天虽然洋泾浜英语已经没用，但年龄既老，也不用再去投师学艺，耗费精神来记生词、熟语，去学会什么牛津英语。“才情出众”对老汉来说，只是觉得孺子可教而已，难道还要去追求？

但是我确实追求过他，朝思暮想，穷追不舍。那只是因为他读书多、见识广的缘故。

大约十几年前，我已退休林下，但贼心不死，整天盯住国内外书市，看看有什么可注意的书。这时看到署名王强的书评文字，讲到一些海外奇书，为我见所未见，不禁大喜。大家知道，鄙人承任改革开放后的北京三联书店的“第一把手”，没有什么招数，但又不甘心萧规曹随。事实上，萧规曹随也做不到。三联书店的精神领袖是邹韬奋先

i

序一

生，他的出版理念是反抗社会上的种种不平。这我如何能做到？无奈之下，想到翻译出版外国旧书。为什么不出新书？这中间有技术问题，也有国情问题。技术问题，指的是新书要买版权，我的“生发油买来买去”式的外语怎么能办得到？国情问题，是指外国当代的理论太先进，未必适合中国国情。我看过一些“邮政局派”的著作，晕头转向，不知所云（“邮政局派”是指 post-，以我的英语，当年只知其为邮局，而不明另有所指）。于是，一头扎进房龙（Hendrik van Loon）那里，把他的书一本本找来，找人翻译出版，居然部部能销。特别是《宽容》，初印就是15万册。那时“文革”刚结束，大家向往宽容。胡适先生的容忍论当年还不许说，只能让房龙称霸了（这书近年来大陆至少又出了十来个译本，奥妙何在，我就说不清了）。

外国老书，除了房龙，还有美国人富兰克林、德国人洛克尔、奥地利人茨威格、法国人莫洛亚、英国人吉朋和霭理士等等。找来找去，直到看到王强著文介绍一本洋书叫《书之爱》（*Philobiblon*），我更加恍然大悟：世界真有人，连这样的书也能发掘出来！过后未久，又见此公介绍所谓“反乌托邦”三部名著。这时我对王强实在是爱之已极，千方百计打听此公现在何方。据说他是北大出身的，这就不难，因为北大西语系熟人太多。三找两找，这位先生终于为我追求到手，有了见面和通信的可能。

这以后，我表面上是王强的“长者”，实际上只是他的“粉丝”。他谈论书的文字，我篇篇精研。退休以后，常去国

外探亲，更有机会实践他的主张——亲自去旧书店踏勘。当然我的“生发油买来买去”式英语，没法学王强老师的样在欧美自由旅行，闲逛书店。但纽约的书店，特别是图书馆，终于成了我的常去之地。由于身上美金不足，图书馆更成了我的“新欢”。纽约公共图书馆号称要把自己办成“知识大学”和“人民大学”。我一直以为这两个词只有在我们这里才当得起，现在发现居然“蛮夷之邦”做得比我们还好。我这外国人，一次就能借十五本书。除了英文旧书外，我特别中意的是在那里见到许多俄文旧书，在十月革命前出的和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后来国内印出来的《欧洲风化史》三卷，以及别的收在“新世纪万有文库”中的书，都是那时的收获。在美国找俄文旧书，算是我在王强的观念引领之下自己的一个小发明吧。至于《书之爱》，找来找去没找到，想斗胆向王强去借，不料某天在哥大图书馆发现有这本书。我希望得到一个复印件，人居然没问我要单位介绍信，就给我了。以后请萧瑗女士帮忙，我们才见到了中译本。

在知道王强之前，我找外文旧书得施咸荣兄帮助甚多。他去美国，每次都要设法带许多旧书回来送我（现在那些书都在，想捐给我所在单位的资料库，居然无人领情收下）。读了王文，我知道了自己在国外找书的门径，就更加自由了。

我现在是老得连去美国旅行的时差都视为畏途了，许多年没去那里。要学到王强的全部本领，这辈子已无可能。所以，只是希望王强多写一些，让我这个老“粉丝”还能纸上谈兵，不至于仅仅徒呼负负！

## 序二

# 谜一样的王强

俞晓群

公元二〇一八年元旦，我从杂乱的书架上，取下王强《书之爱》，小三十二开本，二百余页，出版于千禧年一月。时隔十八年，我还能信手把它翻拣出来，捧在手中，知道为什么？

因为在十八年间，它始终与一些书聚集在一起，供我日常工作和写作时翻读。它们都是“关于书的书”，其中包括书话、笔记、随笔，古今中外都有。在我的观念中，此为“知书”的一个重要门径，历来被爱书与藏书者看重。查尔斯·兰姆步入暮年时说：“现在我从书中得到的乐趣已经少了许多，但依然喜欢读谈书的书。”

王强是一位爱书成癖的人，他赞美兰姆的喜好，还推崇收藏家罗森巴赫的观点：“这世界上最伟大的游戏是爱的艺术，此后最令人愉悦的事情是书的收藏。”所以王强喜欢读“关于书的书”，乐于写“关于书的书”，他说：“那是爱书人关于书的情书，是阅读者关于爱书的告白。”

此时，我取下这本小书，还有另一个原因，即彼此在

爱书观念上的相通。王强在《购书记》(1998年4月22日)文中称,时下书话流行,但缺少“书情、书魂,有知无识,有识无趣者居多”。在王强心目中,“入流之‘书话’需平心静气,细斟慢品而后可得。故虽落为文字,终当如饱学之士茶余饭后之闲聊,情动于中,发为声则如行云如流水”。文章及此,王强仅赞赏施康强的著作:《都市的茶客》和《第二壶茶》,前者正是“脉望”策划,即沈昌文、吴彬、赵丽雅和陆灏所编“书趣文丛”中著作。

对应过来,记得初见王强《书之爱》时,沈昌文赞不绝口,由此引发出许多创意。诸如读到《文学绞架下的雄鸡》,让我们知道扎米亚京《我们》,引出“反乌托邦三部曲”的出版;读到《书之爱》,引出理查德·德·柏利《书之爱》的翻译出版;读到《厨烟里的大仲马》(二〇〇三年王强为《万象》写的文章,后来收入此书),勾起我们寻找大仲马《烹饪大辞典》版本的热情。还有二〇〇八年,我写文章《别吵了,索引时代已经降临》,落笔前我把王强《书之爱》找出来,认真阅读其中的文章《关于索引》。

有朋友说:将来,王强的这本小书一定会成为经典,经久流传。哪还用将来呢?在过去的十八年间,它一直为出版者和读者爱恋。不仅有繁体字版推出,还以《读书毁了我》为名增订出版,一版再版,在市场上始终保持着销售热度。

二〇一七年岁末,王强在微信上给我留言,他谈到《读书毁了我》又要有新版推出,回忆小书初版故事,回忆

书友交流的流年碎影，回忆积年藏书的乐趣与感慨，最终他说，晓群，为那一点念旧的情绪，你能否为新版写点什么？

就这样，我又取下它，再次翻读，见到阿尔伯特·哈伯德的金句：何谓经典？就是永远占据着书架却永远不被翻读的书。王强说，我们可以稍加改正：经典是永远占据着你的书架又永远翻读不完的书。于是，我想到那些“关于书的书”，想到几十年来我从事出版工作，不断找寻那些经典旧著，把他们一本本整理出来，重新印刷、献给读者的故事。心中笃定：王强的这本小书，历经岁月，必然会再现那一幕“拿出来重印”的情景。

vi

读下去，没想到十八年来的情绪，再一次笼罩我的身心：王强真是谜一样的人物！初读时我这样想，再读时我的感受依然如故。短短十几万字，到处都是关于书的伏笔与疑问。即使这些年当面交流，解开一些谜点，但还会有更多的问号涌现出来：

其一，读王强文字，时时给人激情四射的感觉，且与寻常阅读比较，似乎有些异样。比如他在《巴格达之行》中写道：“世界？一个没有目的地的目的地，一个巴格达中的巴格达，一种欲望中的欲望，一片梦境中渐渐清晰的梦境。这就是‘巴格达’所给予我们联想的全部魅力吗？”阅读这样的文字，你是否有一种跳跃的感觉？还有某种韵律在掌控着你的呼吸？最初我有些困惑，但最近有两件事情，让我有所感悟。一是王强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曾任北

读书  
毁了  
我

大学生艺术团第一任团长。后来的“新东方三驾马车”，最初正是在这里结交：徐小平是北大团委文化部部长，艺术团的建设者；俞敏洪是王强的同班同学、好朋友，艺术团的重要观众，王强调侃他为了看演出，时常来“帮艺术团拉大幕”。谈到艺术造诣，王强的声音和朗读最具天赋，后来他在新东方授课时，倾倒无数学子。再一是前些天，王强建议我编一本《伊索寓言》朗读版，中英文对照，分别由他来朗读。对于中文，他说要自己来重译，使之符合朗读的文字特点。哦，我明白了，上面那一段文字，你如果读出声音，就会感受到王强文字的风格所在。

其二，品王强文章，有说他西书读得太多，译著读得太多，思维与文风都受影响，时而文字有些“涩”，还有些“掉书袋”。于是问题来了，豆瓣网上竟然有数百条读者留言，网友们问题连连，其中不乏一些极好的追问和解读。我整理几段如下：

这是励志的书吗？不是，很少见到成功人士写这样的书。王强翻译过书吗？《购书记》（1997年4月14日）：“今日始译惠京嘉之名著《中世纪的秋天》。用芝加哥新版。”能说王强“掉书袋”吗？一位书友写道：“王强在一篇文章里，掉书袋掉了那么多次，像钱锺书一样。虽然几乎要烦了，可是也不得不承认他读书多。”为什么许多书都没见过、没听说过？因为王强谈书多为外文原版书，多为藏家青睐的书，多为有趣且不落俗套的书，比如《穷理查的历书》《左撇子》《犹太书籍年鉴》《莎士比亚笔下的动物》和

《误失类编》，让我们感到生疏。有书友写道：“这些书不被人提及，并不是因为不重要，而是因为这个时代，不读书毁了太多人。”

其三，看王强选书，他把找书喻为“狩猎”。第一狩猎场是图书馆与学者文集，第二狩猎场是书店。漫步图书馆，他主张只记不借，记下书名、著者、出版商及时间。他称学者文集为“猎书地图”，他不喜欢有些学者“隐藏猎物的踪迹”，那是取巧和不自信的表现；他更喜欢像钱锺书、周作人那样坦诚的大学者，即使有人讥讽他们掉书袋、文抄公，但他们敢于把自己思想的轨迹昭示出来，他们的“引文”或“注脚”，正是猎书者的指南或向导。比如王强购买靛理士《性的心理学研究》七卷，还有理查德·伯顿英译《香园》和《天方夜谭》，都是读《周作人文集》记下的书目。

其四，听王强评书，评作者，评书店，评出版社，妙语极多，此处且择几例：陈原《书和人和我》三联版，外封雅，插图亦精；《生活与博物丛书》上古版，极厌恶此书题，不识货者只当是市面流行之常识一类；“柯灵散文四卷”远东版，柯文淡，余所素喜者；俞樾《茶香室丛抄》中华版，喜其名；杨周翰《十七世纪英国文学》北大版，其文简而内蕴丰富，谈英诗不可不读王佐良，谈英国文学史不可不读杨周翰；钟叔河《书前书后》海南版，文多短简，然具韵味，显然受知堂影响；梁实秋《槐园梦忆》，梁文简朴之至，悲情力透纸背；张谷若译《弃儿汤姆·琼斯史》

译文版，张氏译文典雅，妙趣横生，译笔之传神胜于萧乾译本；赵萝蕤译《荒原》中国工人版，谓赵师每有名译脱手，时必神情恍惚；素喜黄裳之文，尤喜其书话；金岳霖文字大有英人宴谈（table-talk）之风格；张紫葛《心香泪酒祭吴宓》大手笔，笔淡而境出……

总之王强说书妙语不断，本想打住，然有数则关于董桥记载，煞是有趣：一九九九年二月，购得陈子善编《董桥文录》四川文艺版，他写道：“董桥正可佐酒。其文精、奇，虽略显脂粉，归之散文上品可也。”二〇〇一年十二月去香港，他先在 Page One 书店买到陈子善编《董桥文集》三册，发现此编共十二卷十八册，又跑到天地图书购六册，到星光大厦购七册，最终在乐文书店全部购齐。一时累得双腿打颤，难以挪步，“然吾以为读香港董桥，港版才属正味”。

ix

我知道王强与董桥相见很晚。二〇一六年王强出版《书蠹牛津消夏记》；二〇一七年七月香港书展，王强应邀赴港签售、演讲。其间林道群安排，王强与董桥首次见面。王强小董桥二十几岁，以晚辈相称。他们谈写作出书，只是相知的一个方面；在收藏西方典籍上，二位也有一比。董桥藏书积年，有见识，有财力，有华人收藏西书“第一人”之称号；王强藏书在美国，很少有人见过实物，因此成谜。席间王强拿起手机，请董桥看他藏书的数千张书影。董桥寻常为人彬彬有礼，很少开玩笑。那天他看着看着，突然抬起头来，笑着对王强说：“不看了。否则我会杀了你。”

序二

## 引子

# 力量是文字的意义

为什么我偏偏选择去读某些文字而不是其他文字？或者，为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拒绝某些文字而拥抱另一些文字？这个问题一直纠缠困扰着我。

x 2011年岁末，我在《上海书评》发表了一篇关于《托尔金的袍子》的作者杰寇斯基（Rick Gekoski）的文章，文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秋夜里，借着杰寇斯基记忆的光亮，我真切看见了那些织进作者生命肌理的书页怎样像永恒的投影，有力地掠过他生命变幻的天空。不，怎么会是掠过？是停留，是占有，是彻头彻尾的征服。没有亲密而刻骨的交集，生命何以会从书中或者书何以会从生命中获得真正的意义和力量？”

此时，一个渐渐清晰的答案利落地劈开了我的困惑——岂止杰寇斯基，“力量”何尝不是我选择、拥抱文字的全部动因？！

“反乌托邦”代表作家之一，《我们》的作者扎米亚京说过：“有些书具有炸药一样的化学构造。唯一不同的是，

一块炸药只爆炸一次，而一本书则爆炸上千次。”说得一针见血。真的，我坚信文字只可能呈现出两种存在——“有力量的”存在和“没有力量的”存在。“有力量的文字”必然蕴含着“摧毁一切”的能量，无论这能量试图摧毁的目标是“感知的愚钝”，是“诘问的苍白”，是“想象的匮乏”，是“思想的偏狭”，是“道德的伪善”，还是“自我的陈旧、呆滞、局限”。套用辞世不久的古代哲学史大家、法国的阿杜（Pierre Hadot）先生的话，“有力量的文字”旨在“型塑”（to form）而不是“告知”（to inform）。它们必得不断摧毁“昨天的”我，甚至“今天的”我，才可能型塑出那个完全不同的“明天的”我。然而，时间长河里，面对人类越积越多的文字垃圾，“有力量的文字”竟显得那样“珍稀”（rare）。难怪，读书破万卷的周作人从汉代至清代千百年漫长的中国思想界里也才艰难找到王充、李贽、俞正燮这区区“三盏灯火”。“有力量的文字”本该就是“珍稀”的。唯其“珍稀”，它们才是唯一值得你用全部生命去拥抱的，因为它们毫不留情“毁”了你的同时，还给你的必是崭新的生命。

xi

本书的文字沉寂了许久。徐晓顽固地说服我：它们还会有读者。现在这个书名也是她坚持的，且不无得意地说，编书出书这些年，这书名藏在她脑子里没舍得拿给别人用，我这些文字搭得上。她是作家，又是名编，只能由她。不过我得承认：她的确看穿了我提笔为文的“大秘密”。

## 目 录

序一 追求王强 / 沈昌文	i
序二 谜一样的王强 / 俞晓群	iv
引子 力量是文字的意义	x

### 这些书那些书

巴格达之行	003
我的本杰明·富兰克林	010
幽默的博物志	014
误失与人的历史	018
关于“左撇子”	021
历史上的宠物	029
此心安处是吾乡	033
爱因斯坦之梦	037
厨烟里的大仲马	041
早逝的布鲁姆	054
感冒谈趣	058
书之爱	063

## 有绝世舞者

一千零一夜不连贯的思索	077
卡夫卡与中国文化	082
博尔赫斯的夜空	085
叼着烟斗的普里斯特利	088
卡尔维诺，一个没有讲完的故事	095
莎士比亚与他的博物学	100
文学绞架下的雄鸡：扎米亚京	112

## 灵光的瞬间

藏书票	129
关于索引	133
犹太人与书	141
猎书者说	148
阿Q不朽!	157
伊甸园的黑暗	170

## 风景收束于此

书房就是我的王国	191
曼哈顿书店一景	201
在那书的丛林里	205
我的书店	219
购书记(选)	225
附录 数字化时代的阅读	253